

An illustratio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. In the upper right, a man in a blue robe and cap stands near a large green leaf, holding a small object to his mouth. In the center, a woman in a red and yellow patterned dress is shown in a dynamic pose, holding a yellow cloth. In the lower foreground, a man in a green robe with a red sash is crouching or falling. To the left, a dark, gnarled branch with pink blossoms extends upwards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misty wash.

八极遊龙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中

八极游龙

〔台湾〕
云中岳

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矫龙初现·····	(1)
二、游戏风尘·····	(24)
三、技艺小试·····	(48)
四、游龙解困·····	(67)
五、误捕淫妇·····	(86)
六、漏网之鱼·····	(108)
七、痴情难尽·····	(125)
八、群魔乱舞·····	(146)
九、生死荣辱·····	(163)
十、背水一战·····	(179)
十一、再度失误·····	(198)
十二、跟踪追击·····	(218)
十三、群魔聚会·····	(238)
十四、斩断爪牙·····	(256)
十五、生死关头·····	(279)
十六、劳燕分飞·····	(301)
十七、志同道合·····	(319)
十八、风狂雨骤·····	(334)
十九、情仇爱杀·····	(355)
二十、破斧沉舟·····	(376)
二十一、离间铍羽·····	(396)
二十二、以毒攻毒·····	(413)

二十三、以牙还牙·····	(431)
二十四、穷追不舍·····	(450)
二十五、龙潭虎穴·····	(471)
二十六、绝世瘟神·····	(493)
二十七、深入腹地·····	(511)
二十八、血腥宫门·····	(533)
二十九、歼除余孽·····	(555)
三十、恶战山贼·····	(574)
三十一、追杀穷寇·····	(593)
三十二、余孽星散·····	(610)
三十二、搜寻余孽·····	(630)
三十四、初探玉虚·····	(648)
三十五、绝世奇功·····	(669)
三十六、巨魔摩集·····	(693)
三十七、再入玉虚·····	(717)
三十八、烟腾雾涌·····	(733)
三十九、恐怖绝域·····	(752)
四十、夙愿结缘·····	(770)

十五 生死关头

汴京老店紧张的气氛，可从惶然进出的人脸上神情看出端倪。对面的食店中，气氛却轻松有趣。

杨一元刚坐定，店伙刚送上茶，桌对面便坐下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花子，笑起来露出一口完全与脏不相配的洁白整齐牙齿。

“你也要揍我吗？”小花子笑吟吟，晶亮的大眼盯着他表达善意。

“不会，除非你动手动剑。”他也笑容可掬，替对方也斟上一杯茶，“我不是嗜杀的杀星，除非对方想杀我，我是不怎么计较的，杀人毕竟是不得已的事。你阴魂不散在我附近出没，似乎无意图谋我，我也就装装作哑不加理会啦！等你动了杀机之后，再宰你还来得及。你最好早些动手，今后你不可能蹑在我身后了，我很可能兴之所至，朝游北海暮苍梧，你跟不上我的。”

“我还没准备好呢！”小花子说，“准备好之后，我会告诉你。”

“你如果事先告诉我，我就没有宰你的兴趣啦！像你这种

大美人，宰了也实在暴殄天物。”

“你承认我是个美人啦！”

“你本来就美呀！喂！你怎么不去混沌宫？”

“我已经用性命来还债。”小花子是辣手红绡张文锦，黯然叹了一口气，“你说过的，我已经不欠她什么了。我和她的交情并不深厚，她无意中救了我，我才感恩图报巴结她的。

这次我从湖广北上，心血来潮到南阳和她小聚，事先根本不知道她犯了些什么案，毫无怨尤报答她的救命恩情。虽则我已经还清了欠她的债，但……”

“但仍想找机会替她尽力？”

“是的。我希望你能放过她，我找机会劝她退出江湖，留一条活路给她走，只要她不再为祸江湖，佛门弟子说：‘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’……”

“狗屁！”他冷笑：“百绝头陀、降龙神僧、铁罗汉、死鬼九杀魔僧，他们是佛门弟子也不想成佛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对那些被杀死的人公平吗？杀人的屠夫，放下屠刀可成佛天，而被杀死的人，却要做枉死鬼下地狱，这岂不是公开鼓励杀人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易地而处，被杀的人是你的父母、丈夫、儿女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一定要帮她。”辣手红绡只好放弃劝解：“我不会让你杀。”

“悉听尊便。”他毫不介意辣手红绡的威胁，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没有下次，只要你敢向我动手动剑，我一定会毫不迟疑

地杀死你。在你没向我撒野之前，你是平安的，你最好赶到混沌宫与凶魔们会合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分胜算，跟在我后面等机会的话，你会等得头发变白的。”

“杀人的手法很多，用武功可说是最拙劣的手法。”辣手红绡娇笑：“我辣手红绡心狠手辣，但也会用心机将敌手置于死地。我会找出你的弱点，等候或制造机会，一举解决你永除后患，我是很有耐心的。”

“我相信。”他脸上依然笑容安详，心中却波涛汹涌，“女人通常比不上男人狠毒，但阴险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生存能力比男人强韧十倍。双方条件相当，存活的一方一定是女人。这世间如果浩劫光临，天灾人祸注定人类当灭，最后死的一个，也一定是女人。”

你可以不信天地鬼神，可不要不信一个可怕女人的毒咒。

辣手红绡就是一个可怕的女人，凭她敢公然在杨一元身边出现的胆识和勇气，就知道她的确在用心机，正在逐一找出杨一元的弱点。

杨一元不会一见面就杀，这弱点她发现了。

“所以，你何不答应我放妙观音一马？”辣手红绡还没发现他的心底变化。

“我不是一个办事有始无终的人。”他懒洋洋地说，“这也是我的弱点之一，你早已发现了。”

杀机像星星之火，在他的心底点燃了。

“你该亮出你八极游龙的名号，这些人不用赶就会溜之大吉。”

“不！除非万不得已，决不借名号唬人。”

星星之火发出了火苗，发热，发光。

“这也是你的弱点之一。”辣手红绡不识相，口气中很得意。

火苗上升了些，快要成为火焰了。

“偶而有点妇人之仁。”他信口说。

“这也是弱点之一。”辣手红绡更得意了，“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可看透你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假以时日，可能的。”

“我是很有耐心的。”

“我相信。”

火焰逐渐转旺，向四周燃烧了。

匆匆闯入一名汴京老店的店伙，急急到了他桌旁。

“大爷！请……请不要等候了。”店伙不胜惶恐向他禀告，“那……那些老爷们，已……已经结账离……离店，从……从店后走……走了。”

“这些混蛋可恶！”他跳起来，丢下二十文制钱会茶账，冲出街入汴京老店的店门，他要求证。



五个人潜伏在东关外，通向东郊的小径旁树林里，像伺鼠的猫，等候出洞鼠出现。

“杨小狗把咱们的人，吓得屁滚尿流逃出城，回家抱老婆

逗孩子不敢露面了，他娘的！全是些贪生怕死的无义匹夫。”惊鸿剑客凶狠地咒骂，“现在，咱们只好靠自己了。泼妇的剑术十分诡奇霸道，咱们必须避免和用兵刃相搏，必须尽快制住她或毙了她，不然后患无穷。诸位！我全靠你们了。”

“放心啦！袁兄！”那位生了一个大酒糟鼻的大汉，拍着胸膛保证，“我无影刀不会让敌人有出手的机会，从没让朋友失望。冲咱们多年交情，我保证可以替你除掉心腹之患，只要你不心疼，我一把刀就可毙了她。”

“你无影刀的飞刀太阴毒，刀出必中，最好不要使用，让在下代劳。”另一个生了一双死鱼眼的中年人，嗓音像是老公鸭在叫，“那朵花我见过，的确美得令人心痒难熬，袁老弟口说制住她或毙了她，主要是制而不是毙，这种漂亮的女人，毙了怎舍得呀？”

“你代劳？”无影刀嘿嘿笑：“我的无影飞刀小而薄，如不有意击中要害，死不了的，只要抢救及时。”

而你的飞蜈蚣淬有奇毒，有些人对毒毫无抵抗力，即使不怎么剧烈的毒，也人体无救，比我的无影刀更容易致人于死，所以你的绰号叫夺命天蜈，你一出手，那可以令人神魂颠倒的小美人死定了。”

“别吵别吵，人来了。”瘦弱的大汉低叫，掳起左袖，小心地检查击在手臂上，十分精巧的袖箭筒，“有两个人，另一个母的由我追魂箭负责。”

这些人都不是好东西，全是使用暗器的专家。惊鸿剑客交游广阔，什么朋友都有。

这几个暗器名家，全是黑道之豪，因此另住在城外，避

免与住在汴京老店中，那群侠义道名宿碰头，惊鸿剑客考虑周到，两种人是不能说合在一起办事的，一旦碰头，必然产生内哄的后果。

用暗器打埋伏，几乎可以说必能成功。

霸剑奇花盯牢了惊鸿剑客，却没料到惊鸿剑客也有人盯牢她，她的行动习惯，几乎全被惊鸿剑客摸清了，她的藏匿处，也被眼线摸得一清二楚。

这条小径，是她到东关，找惊鸿剑客的必经道路，她必须进关把惊鸿剑客逼出来。

她不像杨一元那么胆大包天，不敢在城关内公然打打杀杀向男人寻仇。

她的消息不够灵通，惊鸿剑客却有许多人手可用。

吕飞琼躲避乐正仲明，自然而然她找她作伴，两人都扮成普通的村妇，裹剑沿小径西行。

前面半里地，便是与东行大官道会合的岔路口，小径穿越树林，树林正是埋伏的好地方。

“我们俩的遭遇，真可算是绝配。”霸剑奇花感慨地说，“我反追该死的坏男人，你的好男人追你。我想，我们俩都有点反常。”

“这是不同的两码子事。”吕飞琼不愿提她自己的事：“申姐！你这样做，分明是虐待自己，何苦来哉？那种男人……”

“你怎不说我想虐待他？”霸剑奇花既无受屈辱的表情，也没有羞愧的神情流露，“也许我好奇，我要看看这种男人，他们一直诱骗玷辱女人，一旦被女人不断逼迫，会变成何种型

类的男人。”

“我担心你在玩火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，所以绰号叫奇花，哦！吕姐！你逃避那个什么乐正仲明老邻居，会不会与杨一元有关？”霸剑奇花也在摆脱自己的事。

“申姐！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吕飞琼苦笑：“我与那位老邻居，从小青梅竹马相处得很不错，长大了才打打闹闹谁也不服输，其实感情仍在，这与杨爷的情形完全不同。

杨爷这种江湖玩命者，天生的风尘铁汉，他对任何女人都都不感兴趣。对这种人动情，是十分危险的事，他会是你患难中最珍贵的朋友，但任何时候，他都不会把你看成女人，你明白了吧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霸剑奇花脸上一热，想起那天在十里亭，被无上散仙侮辱的经过。

那时的杨一元，似乎没把她们几个绝色美女看成女人，对裸露的女性胴体，既不惊讶也不动容，若无其事神色泰然自若，这是绝大多数男人绝难办到的反常态度。

“也许，他的眼界高吧！”吕飞琼的想法不一样。

她说：“可能他真把我们看成小女孩。”

路右二三十步外，传出一声怪叫，树后闪出一个人影，然后又隐入树后。

两女本能地被吸引，警觉地转身戒备。

“什么人？”霸剑奇花沉叱，一跃入林。

这瞬间，身后路左飞出三道淡芒。

吕飞琼正想跟进，迈出一步，后面的右股后有物入体，身

形乍起，突觉剧痛君临，右腿一软，冲势下降，“砰”两声摔倒，滑出路外。

“小心暗……器……”摔倒的瞬间，她仍能尖叫示警。

远出两丈余，已经入林的霸剑奇花，身形一闪即逝，闪在一株大树后。

一道淡芒擦树而过，贯入前面另一枚大树干，是一把长仅四寸的柳叶刀，一种高手名家才能使用的小型飞刀，击中要害才能致命的薄小飞刀，飞行的速度很快，短距离目力难及，所以也叫无影刀。

前面现身诱敌的人，再次现身急掠而至。

霸剑奇花闪在树后，立即向下一伏，像是被击中要害，倒下去便重创不起的人。

吕飞琼也十分机警，身形一扭便滑下路旁的深沟。

“人是我的……”现身掠到的人，狂喜地大叫，不用暗器急冲而上，向下一挫伸手擒人。

剑光一闪，倏然扭转身躯的霸剑奇花，已悄然出鞘的剑，刺入那人的胸口，身形再滚，跃起重新隐藏在树后，小心用目光搜寻敌踪。

“哎……救……我……”倒在地上的人狂叫求救，蜷曲着滚动挣扎，叫声凄厉刺耳。

刺入胸正中，短期间死不了，假使左偏三寸，便会剖开心房顷刻致命。

“啊……救我……”求救的叫号声断断续续，特别刺耳惊心。

没有人出而救他，惊鸿剑客四个人发现飞刀失效，自己

有人被杀，吓得不敢出面去抢救。

“吕姐！”霸剑奇花心中大急，不幸的感觉爬上心头。

“不要管我。”躲在沟中的吕飞琼大声回答。

“你可……无恙……”

“不杀掉他们，我脱不了身。”

“我接应你……”

刚从树左露面，立即挫身反从树右斜掠面出。

袖箭发射的声浪入耳，一枝袖箭贴树左掠过，假使她从树左扑出，这一箭必定贯入她的胸腹。

树右也有一枚异形暗器，从她的顶门掠过，吓一声击中后面的大树干，两排尖钩抓牢附贴在树上，是一枚可怕的蜈蚣镖。

人影快速闪动，两面一分。

“袁家驹！果然是你。”霸剑奇花看清了其中一个人，她隐身在树下大叫，“我要把你像牵狗一样，从河南牵你到常州振武园。”

“泼妇！咱们走着瞧。”惊鸿剑客也大叫，“我要把你送给我这几位朋友，他们都是好色好命的江湖暗器名家，他们对你的胴体垂涎欲滴，够你好好快活了。”

她向声音传来处一窜，立即引来几枚暗器。幸而她躲闪的速度惊人，但也惊出一身冷汗。

她心中大急，处境恶劣得很，对方利用大树藏身，只用暗器袭击，一击即走闪动如飞，很难盯牢一个人近身用剑反击，她被缠住了。

显然，吕飞琼受了伤，走不了。

她可以撤走，离开暗器威力倍增的树林，但怎能置吕飞琼于不顾？她也走不了。

树林下野草高与腰齐，活动不受限制，但蹲下去就视野难及三丈，很难预料暗器射来的方向。

疾起疾落，她迅捷绝伦移位。

这次，只有右后侧有暗器循声射来。

“这里！扑过来”左前方传来刺耳的怪叫，“我夺命天蜈等候你快活，哈哈……”

夺命天蜈吴猛，确是黑道佼佼出群的暗器名家，武功不怎么样，淬毒的蜈蚣镖几乎百发百中。

她心向下沉，暗叫不妙。

躲在沟中的吕飞琼，更是芳心焦灼。

四寸小刀斜贯在后股中，动一动就痛彻心脾。她咬紧牙关拔出刀，撕腰裙作伤巾，百宝囊中有救急的金创药，但行动仍然不便。

包扎妥当，她沿沟底向前挪动。

人影快速地飞越沟上空，她无所遁形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她听到有人狂笑，“中了飞刀的小美人躲在沟底，我把她弄出来，她是我的……”

瓮中捉鳖，她知道已到了生死关头，干脆挺身坐起，头部升上沟顶，剑伸出了。

股痛如裂，右腿很难挪动。

路侧有一个人，正在解飞爪百链索，用这玩意攻击沟中的人，十分霸道，可以将人钩住拉出。

“你最好把剑丢了。”那人狞笑，“乖乖爬上来让我带你走，

我不会亏待你，我比袁老弟有良心，他对待任何女人都没有真心，我……”

她突然凤目生光，心中又惊又喜。

西面三四十步外，一男一女正向这里走。

“许姐！惊鸿剑客在这里打埋伏。”她高声大叫，“小心暗器，他们人很多……”

女的是许纯芳，男的是乐正仲明。

叫声未落，人已电掣而至。

那人一声怒吼，抡飞爪百链索相阻，爪飞舞劲道十分，啸风声有如隐隐风雷。

到得最快的乐正仲明来势如电，无畏地直撞面人，冷哼一声，左手毫无顾忌抓住了扫来的飞爪。

杨一元说他的爪功了不起，的确评价中肯，三只锋利的爪尖，对他的手毫无威胁。

那人丢了索，双手连扬，先后飞出了六枚透风镖，三枚以连环手法发出，另三枚同时发射。

“什么狗屁零碎！”他也丢了爪，双手一抄闪动了两下，六枚透风镖掉落了四枚，“完璧归赵。”

“嚵……”那人退了两步，抱住了小腹，再呻吟了两声，一头栽倒滚了两滚，跌落沟底去了。

两枚透风镖，全没入那人的小腹。

许纯芳将吕飞琼抱出沟，拔剑出鞘。

“照顾她。”许纯芳向乐正仲明说，随即发出一声娇啸，疾冲入林。

人影窜走如飞，遁向树林深处。

霸剑奇花长身而起，已看不到人影了。

“不要打扰他们。”许纯芳拉住了霸剑奇花，向不远处的吕飞琼两人一指低声说，“乐正仲明请求我带他来，我只好成全他。你这里……”

“到我的住处再说。”霸剑奇花淡淡一笑，“我几乎栽了，幸好你们及时赶来。”

“申姐脚底下有点不方便，我带她先走。”许纯芳暗笑着高叫：“吕姐！申姐的住处见。”



暮色四起，健马向南又在向南。南下的大官道又宽又直，此刻已经没有行人车马走动了。

这时候动身南下，明显地要赶夜路。

后而里余，小花子打扮的辣手红绡，也策马南下，人小马壮不成比例。

杨一元并不急于赶路，松了缰任由健马小驰。

五里、十里，平野月明，众星稀疏，热浪徐消，正是赶夜路的好时光。

二更天，已远离郑州四十里。

月朗星稀，银光照耀着原野，毫无生气的荒废田野中，秋虫的鸣声也显得软弱无力，大道上空荡荡鬼影俱无，空茫死寂，旅人倍感寂寞。

辣手红绡是江湖黑道女好汉，夜，是她主要的活动时光，平常女人对夜极感恐怖，她却有如虎归山的写意感觉，她属

夜，夜也属于她。

算定杨一元南下，明早正可在新郑县城安顿歇息。至于杨一元从南面来，为何又南下的用意，她就无从臆测了，反正杨一元到何处，她也要跟往何处。

混沌宫在郑州西面的荥阳县南面山区，杨一元为何反而往南走回头路？她百思莫解，也就懒得多想。往南走，当然不是前往混沌宫，对躲在混沌宫的妙观音，不再有威胁，令她心中略安。

前面出现灯光，是乡村野店的气死风灯笼。

“他可能歇息。”她喃喃自语，“至少得饮马，我何不也到店中歇息？”

她本能地知道，杨一元一定知道她跟来了，夜间赶路，固然是摆脱盯梢的老手法，但仍然非常管用。

确是一家路旁的小店，共有三座房舍。近路的是小店，贩卖一些旅客必须的用品，平时不接待旅客投宿，必要时才供给夜行或错过宿头的少数旅客落脚。

夜空寂寂，鬼影俱无，店柱前悬挂着唯一的气死风小圆形灯笼，发出朦胧的幽光，在夜风中轻摇。

拴马桩没有坐骑，店门开得大大的，店堂黑沉沉，没有人影，没有声息。

怎么可能半夜大开店门？空屋又怎么会悬灯？

扳鞍下马，牵了坐骑到小店前广场，看清灯笼上的字：李家店。

杨一元不在此歇脚，也没有其他旅客歇息。一时好奇，她拴好坐骑，跳起来摘下灯笼，小心翼翼伸灯笼入厅察看片